

传奇，从起落着笔

——记省级非遗“一品斋”毛笔的代表性传承人江澄洁

本报记者 汪娟

文房四宝，笔居其首。毛笔，是中国传统的书画工具，在中国文明的历史长河中，制笔、用笔是最富有特色的文化之一。制笔工艺，和众多深藏民间的古老绝技一样，凝结着一代代国人的智慧，也在不断的传承中浓缩了历史的变迁。拥有悠久历史的阜城，当然也不乏这样的传统文化精粹，一品斋毛笔当属其中之一。为守护珍贵的制笔工艺，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一品斋”毛笔的代表性传承人江澄洁用整整一辈子的时间，用传承和守护写就了不同寻常的传奇人生。

老六安人记忆里的精品

“我问了很多，跑了很长时间，才找到这个地方。一品斋毛笔在我们年轻的时候很有名。那个年代，能拥有这样一支好毛笔，是想都不敢想的事情。”家住金安区先生店乡的杨光富今年70多岁了，捧着手中的一品斋毛笔，十分激动地说道。

江澄洁告诉记者，像杨光富这样慕名来买笔的人不在少数。在老六安人的记忆中，一品斋毛笔是一个时代独特的印记。问世于清道光十五年的“一品斋”毛笔，距今已有180多年的历史。

说起“一品斋”的创办，夏均安这个人不得不提。据《六安州志》载：“夏均安又名夏开泰，六安鼓楼街人，自幼家境贫寒，因长期钻研制笔工艺，积劳成疾，民国27年10月病故。”

夏均安于道光十五年(1875年)，招名师，访高手，询用户，训师徒，开创“一品斋”，一品斋的毛笔集南北优点之大成，很快便名声鹊起。夏均安深谙经商做人之道，经常结交文人墨客，赠送他们一品斋毛笔。当时名震一时的女诗人吕碧城就是夏均安的好友。吕碧城，原籍皖南旌德，其父是清朝赐进士，做过山西督学，晚年定居六安。吕碧城幼年便随母移居六安，父女二人喜吟诗作画，爱用“一品斋”毛笔。吕碧城赴国外求学，曾多次购买“一品斋”毛笔馈赠友人。也正是吕碧城最先将六安的毛笔带到南洋、欧洲。早在1909年的南洋工艺品赛会上，一品斋毛笔就获得金、银质奖牌各一枚。1977年以来曾多次荣获省轻工业部及同行业金、银质奖和优质产品奖。鼎盛时期的一品斋，年产毛笔近百万支，销往全国多个省市以及日本、韩国等国家。不得不说，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的确是一品斋毛笔的“高光时刻”。

说来荣誉颇多。然而在上世纪90年代时，毛笔市场面临了重大的让人心痛的转型。毛笔，不再被大众需要了。小众市场，对其要求也越来越高。面临转型的失败，毛笔厂纷纷关闭，一品斋也难逃这样的命运。伴随着中国书法兴盛起落，一品斋毛笔的制作技艺，在历史的风尘中，逐渐没落。

一支笔里的匠心传承

“你看看，虽然同是毛笔，但是这里面的每一支都有所不同。”江澄洁有一方小小的“书、画、笔”天地——阜城一品斋展研中心。在展研中心里，摆放了倾注了她多年心血的毛笔制品，还有她喜爱的书画名家作品。截至目前，江澄洁至已成功恢复了“一品斋”中的鸡、狼、兔、兼、马尾毛、水貂毛、牛耳毛笔等220余种笔，尺寸从140公分大笔至0.6公分蝇头小楷笔不等。六安阜城一品斋毛笔，选料严、工艺精、造型美、装潢雅致，具有配锋齐健、吐墨均匀、刚柔适中、轻巧灵便等特长，更兼有书写万道不掉毛、不发岔、不开花等优点。提笔书画婉转自如，得心应手所向如意，深受国内外广大书画爱好者的喜爱。

要想做好一支“一品斋”的毛笔，绝非简单的事。“‘一品斋’的制笔工序一共有72道，从选毫、压毫、圆笔、择笔到梳毛、赶修、配锋、捏头、上胶，

都是需要匠人之心的一步步步打磨。”江澄洁说，老师傅们所做的确实是“良心活”，一支笔融入了制笔匠人的血和汗。

“就拿水盆梳毛这一道工序来说吧，用牛肋骨做成的梳子，梳齿又细又尖，很容易把手扎破，而且要想把毛梳顺梳平，起码需要半个月时间。你看，我手上好多口子，都是伤。有时候没注意，一梳子下去一手血，水盆都染红了。”没有现代化机械加工，没有流水线，一支笔里，即见匠心。

说起这么多年与制笔工艺结下的“不解之缘”，江澄洁拉开了话匣子。1978年，26岁的江澄洁进入六安一品斋笔厂。“当时厂里共有24位老师傅，他们看到我时集体乐了，说一般都是十几岁的年轻孩子学制笔，你这个岁数太大了。”虽然起步比较晚，江澄洁却有着一股不服输的韧劲。她说，既然难，那就先从最容易的开始学好了。“我学了刻字，还被厂里专门派去歙县学做装毛笔的笔盒，也就是从那时开始琢磨起技术。”

因为手艺精湛，江澄洁很快就从学徒中脱颖而出。业务能力强，又有较好文化素养的她，被提拔为业务科长，之后又被任命为经营销售副厂长。

之后的40多年的时间里，她一直忙于整理、恢复并保存“一品斋”毛笔的制笔工艺。与制笔工艺打了一辈子交道的江澄洁说，人生的酸甜苦辣、百感交集都浓缩在这小小的一支毛笔上。“我不后悔，人生总是有得有失，而我始终舍不得放下。”

在快时代坚守慢工艺

一品斋解体后，江澄洁并没有放弃毛笔制作工艺。2002年，江澄洁毅然辞去合肥的工作，拿出手中的全部积蓄，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恢复“一品斋”毛笔制笔工艺。

“72道制笔工序我虽然都熟悉，但一个人确实忙不过来。”江澄洁说，光选料这一项就有很多讲究。“狼毫优先选择的是黄鼠狼的尾巴部位，而且是掐头去尾的中间一段；羊毫必须是山羊毛，绵羊毛就不行。而且所有的毛都是靠人工十个手指头去一根一根地拔，很费事。一品斋的笔是枣核造型的，一点都不能偷工减料。”江澄洁说，好在当年厂里的老同事们都很愿意帮忙，这给了她莫大的信心。“在他们的帮助下，我可以将‘一品斋’的制笔工艺、流程等信息详细地整理和记录下来，留下文字资料。”

在江澄洁看来，坚守多年，制笔工艺再次迎来了春天。如今，学生学习用毛笔更多了，而且现在阅卷要求字迹工整，很多学生选择学习书法。不仅如此，群众的整体素质在提高，房屋装修时有书房、茶室的，基本上会有书法作品，这部分就构成了一些精品客户。“从前些年开始，国家就开始提倡传承传统文化、书法进课堂，毛笔再次被更多人拿在了手中，学生开始学习书法，社会上书法培训班也如雨后春笋般冒了出来。许多书法爱好者也纷纷慕名来买我的毛笔，这让我非常欣慰。”江澄洁笑着说到。

如今的江澄洁生活简单，个性淳朴，但是只要一聊到她钟爱的毛笔就会如数家珍，脸上也浮现出幸福的笑容。她说如果要问她选择这一行对她来说意味着什么，她可以用一个“乐”字总结。“我平时也喜欢写写画画，以山水、花鸟为主。纯属个人爱好，也是跟自己制的笔做交流，所以画成啥样我都觉得高兴。”

“要想传承好这门技艺，不仅要有着对传统文化的一腔热爱，还得有高度的专注力和勤奋吃苦的钻研精神。”江澄洁说，她现在最迫切的就是希望有人能把笔做起来，让一品斋毛笔制作技艺能得到更好的传承与发扬。



阜城一品斋展研中心

漫水河与西山的太河文化

叶茂盛

漫水河(古称西河)是东渭河上游的最大的(西部)支流，发源于霍、英、岳三县交界的李家寨，从中界岭向北流经古佛堂、上土市、漫水河，在向东北经千笠寺、梅林坪、徐家滩、白莲崖、叶家河、王家畈、舞旗河、操场河在老丫岭与潜河(东河)交汇成东渭河。漫水河水系流遍了西山的整个区域，包括现在大化坪镇、漫水河镇、上土市镇、太阳乡、太平畈乡几个乡镇。

漫水河与西山的农业：漫水河干流西镇以上的沿河地带地势平坦，沿河较大的滩涂平原有古佛堂、毛家滩、梁家畈、上土市、陆沙河、西镇。从西镇经响水洪到黄山河一段河道弯曲、狭窄、落差较大，沿河不可能形成较大的滩涂。从黄山河以北一直到老丫岭凡是有较大支流汇聚的地方，一定也会冲击而成沙洲、滩涂。马槽河汇集的地方有大平地、何家花屋，安家河入河口对面的是千笠寺，蓼叶沟下面的有徐家滩，高岩河汇集的地方有西河畈，洗脚河对面的是董家滩、叶家(河)畈，三岔沟入河口大兴湾上沿的是王家畈，石羊河入河口对面的是大河北(畈)。以上都是漫水河主流上水田最为集中的地方，是水稻的主产地。

漫水河汇集了不少的支流，在这些支流流经的开阔地带沿河垦坝，顺水灌溉，也形成了大量的田畈或梯田。如九龙井流经的有洪家畈，五桂河上游的是太平畈，下游千工堰浇灌的是梁家畈、上土市，马槽河上游的是船舱与太阳，安家河上游各支流的就有板仓、道士冲、漫潮冲、东冲、黄泥畈、刘家堰、安家(河)畈，蓼叶河上游的是俞家畈，石羊河上游的是冷家畈、和平畈、大化坪、毛栗畈、唐家冲，高岩河上游的有刘家冲、周家冲、唐家冲、张家冲，洗脚河上游的是汪家铺、良善铺(里外畈)，操场河上游的有文家畈、姚家畈、戴家畈、涂家畈。这些分散在西山的冲和畈都有从远古沿用至今的荷塘堰坝，是西山地域重要的粮食产地。各大冲、畈基本上都以姓氏来命名，成为西山各大姓氏的发祥地。正是漫水河水系灌溉了西山大量的良田，孕育了世代的子孙。

漫水河与西山的种植业：霍山是皖西的山区大县，800米以上的山峰都集中在西山。这里的高山靠近南部，落差大，气候湿润，物种丰富，生长着石斛、灵芝、天麻、茯苓、百合等中华名贵的中药材及茶、油茶、油桐等经济树木以及木耳、蘑菇等食用菌类，在自然经济时代，西山人除了采集并加工一些自给自足以外，并把它作为与外界交流的主要商品，挽回食盐、布麻，来丰富自己的生活。

到了上世纪八十年代的改革开放后，西山的商品经济开始繁荣起来，聪慧的西山老中医就开始研究起中药材的人工培植。他们不断地培植、不断地研究，先后培育出适合天麻、灵芝、茯苓、木耳、蘑菇等生长的天然菌种，然后推广，又组织大规模的种植。何云峙成为霍山石斛研究开发的第一人。大化坪的程俊生也在研究茶叶的栽培与茶叶的制作，也算是“黄芽茶”与油茶研究与开发的领头人。现在的漫水河水系各大田畈大都不再种植水稻，而成为石斛、灵芝、木耳、香菇、百合、有机茶等的实验与种植基地。勤劳的西山人还将这些品种引种到霍山的整个畈区形成了西山种植业的产业链。吴氏、何氏不仅有自己的药材生产基地，还建立了药材加工企业。西山的“汉唐清茗”“抱儿钟秀”成为中国“黄芽”的两大著名品牌享誉海内外。

漫水河与西山的运输业与商业：西山是古代从中原到武汉交通的必经之地。一直到1965年霍英公路没有修通之前，这里的交通运输方式还只有马运、人运(脚夫)和水运三种。

明代弘治年间，霍山城西门外的俞家畈至迎驾厂一带是入山的养马场。那些所养的马主要就是用马帮的西路运输。茶马古道，沿着西山的北部的山脚，也就是今天的318省道直通武汉。元军南下，曹平章控制的道路以及日本打通武汉要走的通道都是这条古道。这条路在大清光绪二十年还进行过维修，可见古代这里的马运还是比较发达。

脚夫常走的是人口较为密集的中路。这条路从黑石渡经落儿岭到鹿吐石步上田家山翻汪家岭到汪家铺，在经良善铺到御史坟上铁炉山上安家河，从南庄(或施家铺)经黄山河到漫水河。这条路沿途商铺林立，大财主家甚多。沿途不少地名，到现在还是用商铺来命名，如汪家铺、延生堂、何家铺、宁家店子、良善铺、甘堂坳、百步街等。足见当时的过路人之多、商业之盛。

水路，也就是东路。顺漫水河而下，沿河几大支流汇集地，形成了几大著名的码头甚至商业一条街。比如马槽河汇集而来的有千笠寺小街，石羊河流下来的是舞旗河中兴大街，操场河对面的有高岭码头。王家畈、千笠寺、上土市是漫水河上三个著名的平畈。这里商铺多，手工业场也建立在沿河地带。千笠寺一带有锅场，付家油坊；以舞旗河为中心有万家行，粉坊湾，余家纸棚，王家油坊，朱家糟坊；下游的梁家滩也有(迎驾酒业前身)酒坊。香火最盛时有上千的人戴斗笠来朝拜



的“千笠寺”的传说，“到了舞旗河不要找老婆”的民间俗语，以及舞旗河街上的“户”是杂姓，个个是外地人”的现象，晚清黄河道台“何大老爷”偏爱安家在千笠寺等，这些都是当地的商业的繁荣使之而然。

古代东渭河的水路上，黑石渡是最上游的一个帆船码头，舞旗河是最上游的一个常年行渡的毛排码头，千笠寺就是最后一个季节性竹筏码头。这里的渡口，留下的都有古碑的记载。佛子岭水库修成以后，霍英公路开通之前，大河北是西山的中转站，有霍山的“小上海”之称。大兴湾森工站、白莲岩森工站、南庄森工站，都设立在河沿，一切竹木全靠雨季的洪水运输，漫水河自然是当时霍山木材运输的黄金水道。

古代西山对外交易除了药材，最大宗商品是茶叶。在中路、东路都有著名的茶行，也衍生出许多老字号如甘堂坳的“义生恒”，铁炉山的“霍铁黄”等。西山人生产的主要是黄大茶，每年夏天把黄大茶“踩蔑婆”从舞旗河装货，由东渭河入淮河，一直运往山东。汪家铺的俞氏，良善铺的王氏，铁炉山的李氏，王家畈的万氏、黎氏，安家河的何氏、许氏，大化坪的程氏等大户在山东都有茶庄。作为精茶的“黄芽茶”早有研发，那只有向南朝宰相何尚之、明朝御史朱信、晚清道台何国棣那样达官显贵的家庭才舍得享用或作为贡品用来进献皇上。

漫水河与西山的手工业：古代的西山手工业极为发达。那时的西山没有工业，与人们生活与生产密切相关的“木匠、篾匠、铁匠、石匠、漆匠、砌匠”成为西山的“六艺”。西山的木材、竹材、石材(也包含玉材)漆材极为丰富，为艺人提供了加工较好的原材料。漫水河沿河河沙的含铁量非常高，可以淘砂、冶铁。沿河比较大的铁场就有黄石河铁场、白莲岩铁场。铁场冶铁，化为铁水灌进模具制成铁锅、火盆、吊罐、毛铁等。铁匠可用方块毛铁打制成各种劳动工具或生活用品。

在西山一定有很多的能工巧匠。虽然很难从《方志》与《族谱》中查到他们的事迹，然而我们仍能从有限的建筑与民间的传说中可以推测他们的艺术才华。

50岁以上的西山人一定会记得，我们的居家之所，有不少就是明清时遗传下来老屋。在西山向张家花屋、王家花屋、叶家老屋、郑家新屋、许家花屋、何家老院子等村落名一直沿用至今。一些大户的老屋往往是三进三重，中间有天井，两旁有厢房，两重界隔的往往又是古壁(便于婚丧办事是打开)。梁柱是雕梁画柱，古壁有镂空的花格，柱脚是鼓座，大门楼有石狮、石马或石鼓、甚至还有下马石，十分讲究。这些都是各类匠人精心打造，精诚合作的成果。现在，你还能见到并受国家保护的古建筑



图片摄影 刘伟